

我的另一个母亲

阮殿文 著



SHIJI ZHI GUANG WEN CONG

世纪之光文丛

我的另一个母亲

阮殿文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之光文丛/卜一 主编 阮殿文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ISBN 7—5402—0756—6

I·世…

II·卜…阮……

III·诗歌…

IV·I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10271 号

我的另一个母亲

出 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府学 36 号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5
版 次：1999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刷：运河晚报社印刷厂

ISBN7—5402—0756—6/I·332

丛书总定价：78.00 元
(本册定价：11.50 元)

我在这里出卖我的灵魂

我把它摆在诗歌精美的橱窗里

任由善良的人们来购买

上升的旗帜 (序)

●卜 一

新的世纪悄然显露曙光,年轮的趺音让一切热爱生命的灵魂以一种垂直的态势契合心灵,启悟生存,写出一个世界,首先要意识到通往它的方向,《诗丛》就诗歌信仰和语言潜质以及文本的最终指向无不视“方向”为方向,为二十一世纪中国诗坛美好的明天作出努力!

一部诗集应贯穿一种诗意的完整,这通常是难以把握与坚持的。入选《诗丛》的诗人,在诗意的把持上均呈现着统一性,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我们都力图整齐,现在许多诗集所缺乏的正是这种一贯性,总让人想到编年的纪念册。

诗的质量取决于诗人的生命质量,若干年来,我们缺少经典的产生,当少数优秀诗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重新探索时,过重的功利和目的却减弱了诗歌的抵达力;同时诗歌也取决于诗人所处的时代,当代中国正是呼唤大诗呼唤真诗的时代,我们的歌者当自觉于此献身于此。

时下诗坛正悄悄堆积新的文化垃圾,应引起我们警醒:思想浅薄、轻佻浮躁、模仿重复、自娱自恋、思维迟钝等,诗的疲

软源于人格的薄弱,纯净诗格人格,我们的诗人应对自身创作阶段性反思,诗跟在许多东西的后面走,必然导致平庸的作品充斥诗坛,诗人重要的品质是正直和独立,是文化种性的坚韧和完整人格的张扬。

对诗歌语言,我们认为每一位诗人都应该建立自己独立的语言场,围绕这个“场”,让诗来呈现人,呈现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诗的内在空间取决于诗歌语言的张力度,张力度越大,诗的内在空间就越宏阔,读者的二度创造就越随意越自由,我们往往忽视诗歌内场的深层语言体验,其实抓住了它,才抓住了诗歌的本质。

《诗丛》提倡合流……生命的艺术的纯粹的传统的现代的先鋒的甚至实验的合流诗;提倡思想健康,风格多样,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诗。对民族文化有黑色侵蚀的诗不选;歪诗怪诗不选;口号诗图案诗不选;人品文品低下不选。《诗丛》愿为诗的奉献者为在诗歌领地取得一定成绩的诗人架设一座桥,最终达到诗的内质与人的本真的契合。

《诗丛》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百余家报刊发评,这是作者编者读者的综合展示,也是广大读者朋友对《诗丛》的指正和肯定,在当前诗集出版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北京燕山出版社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为己任,连续向海内外推出实力诗人的诗集(诗论集),无疑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深刻的启示,我们期待更多的诗人朋友走进《世纪之光》队列,祝愿祖国文坛曙光常驻!

从马厂到昆明 (代序)

●雷平阳

在世纪末的云南文坛上,来自“昭通”的一批诗人和作家,注定要成为守灵者和殉道人。首先,他们必须为活力衰竭的个别所谓的知识分子评论家守灵;其次,由于他们的尖锐和粗砺,他们理应为世俗的纷争付出代价,在诸多“影子巨神”的挤压之下,他们得为自己坚守的文学梦想耗尽才华,甚至死在路上。

个别评论家,一方面扮演先锋性作家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一头扎入权力话语的怀抱,捧此压彼,居心不良,把昭通诗人和作家视为洪水猛兽。他们自称“第一人”,干的却是“最末流的人”也干不出来的事:告密,收集“情报”,结党营私。应当说明的是,我在此这么说,并没有半点的诅咒和攻讦的意思,我是基于“昭通作家群”的实力和个别评论家的所做所为而开口说话的。在庞然大物所左右的评判席上,昭通是可怜的,它经济不发达、它不是民族作家的“摇篮”、它民风赣直得令多少小奸小恶者找不到遮羞布,而它昔日的辉煌又足以让整个云南高原手足无措。以我个人的经历看(我有点神经质),我甚至怀疑有几个所谓名满江湖的博士、教授、卖身作家、机会主义者或江湖小混混,一直在恶毒地,也就是手段卑鄙地封杀来

自昭通的诗人和作家，他们总以为他们就是云南文坛的巨擘，任何角色的“走红”都必须得到他们的首肯。这样的恶势力不铲除，不仅对昭通的写作者不利，对整个云南文坛都不利。他们惯用的伎俩是：到处巴结，然后又到处出卖，任何人都巴结，又任何人都出卖。不过，话又说回来，此类人，时间稍长，当会自生自灭。

在云南，昭通的写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与诗坛上于坚们的“民间立场”的观点保持了意外的一致：写作者是赤子与异类，文本中充盈着原创力，山即山，水即水，弯下腰劳动，直起腰做人，与个别想在云南“称王称霸”的愿望相比，昭通这批人的目标或许要高远得多。从小生活在昭通的阮殿文，他的故乡隔著名的“马厂”不远，那儿曾是新石器文化和滇文化的一个源头，同时也是吸纳中原文化的一张巨兽之口。他从那儿开始他的漂泊之旅，在昆明这一个花花绿绿的城市中，无所适从地生存。我不知道，他的浪漫精神和圣徒般的信仰是否也会遭到“封杀”，尽管他几乎不与我等“昭通”写作者来往，但在杀戮者们“宁可错杀一千”的密杀令下，我还是有一份担心。但愿不会，因为他太年轻；如果“厄运”要来，就让我们一起挺住。诗人不屈，诗歌不死！

大地,我的另一个母亲

——论阮殿文诗歌中的大地品质

●马绍玺

在这个世界,每一分钟都发生着太多的不幸,比如离别、生死、不可意料的各种灾难。这些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真实组成。就各种生死的不幸而言,幼年丧母应是最不幸的,它意味着幼小的生命从此失去了生命的骨肉(血缘)之根;失去了生的依靠和关怀;失去了成长中最亲切、深厚、持久的那份源于伟大母亲的动力;失去了那人生中最美的温柔之乡。每一种不幸都是一种失去,都是生命的一份残缺。可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讲,再也没有一种不幸能比得上一个人生而失去自己的大地上的故乡更不幸的了。这种不幸意味着主体生命在大地上从此失去了生命的地缘之根;失去了“家”的可能;进而失去了生命深处那份最重要的“居家”之感,使生命随时处于飘泊和流浪之中。殿文的生命之旅是不幸的,他集这两者于一身,成为真正的不幸之中的最不幸者。1991年,年仅17岁的他失去了生命中最爱的母亲,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骨肉之根。母亲的失去是殿文生命中所有转折的开始,随着这种血缘关系的失去,殿文也随即失去了那块养他的土地,失去了常人所拥有的故乡。就在这一年,由于生计的原因,殿文从滇东北迁居到滇南个旧,开始了他的人生漂泊之旅。在

这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殿文几乎旅居了大半个云南，直到今天暂居在某城市里。这一切都跟他的失去和不幸紧紧相连。他这样长久的漂泊，实际上就是一种虔诚的寻找；寻找那个远去了的跟自己的生命有关的伟大女人；寻找能给自己家园之爱的故乡；寻找所有隐藏在这一切之中的那支撑生命的不可言说的力量。

失去是生命的一种割舍，寻找又是生命的逐渐完成。殿文生命里的每一次失去与割舍，每一天的流浪与找寻，都跟他的诗歌有关。——诗歌是殿文另一种形式的寻找，也是他最真诚和最终极的寻找；诗歌也是殿文对母亲和故乡的另一种形式的完成，而且是他最终和最有意义的完成。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描述：“寻找”是殿文的诗歌之路，“母亲”和“故乡”是他诗歌的两大主题，而他所期望也是最终要完成的则是在诗歌中将“母亲”和“故乡”统一起来，达到真正的拥有和还乡。有意思的是，殿文实现这一切的诗歌策略是无限忠诚地歌咏“大地”，歌咏生长在这大地上的一切，歌咏他心中因这大地上的一切而起的所有痛苦与失望、理想与期待。因为再也没有什么还能比这仁慈的大地让你更能体会到具有源初之美的“爱”和“关怀”了，这深厚宽广的大地本身就具有着“母亲”和“故乡”的双重品格，置身于大地之中本身就是一种最真实的“居家”。

一 对大地的无限渴慕和赞美

向下落的雨滴中/我是舞姿最优美的一朵/千万个供我选

择的方向/我选择最干枯的一个//向下落的雨滴中/我是最幸福的那一朵/我落入大地的土壤/以耕者的名义存活

——《大地短歌·之一》

殿文在一篇诗人自白中这样写到,“当我发觉我又返朴归真,回到大地的心上,便把自己爱唱歌的喉嗓,交给了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我的生命因此而旺盛,因此而成诗。”诗集《我的另一个母亲》就是诗人站在大地的心上唱出来的一首首短歌。由于前面所论述的寻找的原因和渴望回归大地之感情的驱使,在这些诗歌中有着较明显和浓厚的对大地的渴慕与赞美情怀,使大地以及它之上的各种元素(比如阳光、土壤、花朵、河流、石头、树木、庄稼、田野、山岗、鸟儿、水草、以及生活着的人们等等)不断出现在诗歌中,让人仿佛觉得这诗就像是从小从大地的深处长出来的另一种庄稼、开出来的另一种花朵一样地自然和亲切:

大地呀,我是你永远的孩子/我在你的身上自由地奔跑/并爱恋着在你的心上长大的一切//我天真而浪漫,幻想而多情/走在乡间的大路上/两旁的野花打动我透明的心//…大地呀,我用亲近生命的方式/亲近你的山川、河流和阳光/并把野外的花朵,一一吻遍//我第一个听懂你的心跳/第一个听懂你放飞在高空的/鹰的飞翔//你赋予我溪水的柔韧/你赋予我岩石的智慧/你赋予我泥土的真实//大地呀!我是你永远的孩子/在你的怀里,我不愿长大

——《永远的孩子》

是谁把我的母亲从小养大/并恩赐我吮吸不尽的乳汁/是谁穿过父亲的目光/恩赐我用之不竭的坚忍//是谁在我的母亲倒下后/仍将我婴儿一样搂紧/是谁在我的父亲苍老时/仍赋予他孩子般欢快的笑声//大地呀,我的另一个母亲/除了您,除了您/谁还这样仁慈地善待一切//是您在我的母亲倒下后/用粮食和清泉把我喂养/并像赡养我的母亲一样/苦心费力把我养大//是您时时给我温暖和充实/是您恩赐我滋润生命的/雨水和阳光/大地呀,除了您/谁还有这一母亲般的关爱和体贴……大地呀,我的另一个母亲/是永远年轻而富有的您/用您的山川、河流和土壤/把您挚爱的人类从小抚养。

——《我的另一个母亲》

这些诗不是对大地之表层景象的赞美,它们已经越过了大地上那繁杂的各种景象,直指大地之深处,也即生命之深处。它们所体验、热爱、尊重和歌颂的,是那大地深处的精神和灵魂,是她的养育之恩,并把大地之伟大和大地的“生命之力”用美妙的歌唱了出来。正因为有着如此深切的对大地之情感以及大地作为一切生命之源的伟大的体验,这些诗歌少了那种叫人别扭的情感主题,并显示出了自己的真实性、自然性,让人们觉得它们是正在生长着的诗歌,就像那秋天的田野里正日趋饱满的生长着的稻谷。对大地的渴慕之情和赞美之情扭结在这些诗歌中,成为殿文诗歌的坚实基础。这一基础又把殿文的生活以及他的诗歌从飘渺的远空移植下来,种植在阳光下宽广的大地之上。这样,这些诗歌就象大地之上的一棵棵花草树木、一片片田野庄稼,直接获得了大地的养育之

力,并因此而具有了大地的品质。

二 诗歌中的大地品质

阳光底下/我是纯粹的大地的歌者/我的歌声长满翅膀/
在大地的梦里飞翔/我碰见一条牛/亲近大地上爬起来的草/
这时候我看清了,只有牛/能与大地站成绝妙的风景。

——《大地短歌·之二》

这里所说的诗歌中的大地品质主要指殿文的诗歌内容和诗歌抒情方式。我们认为,“大地”最基本的品质是养育和承担,其次是朴素和真实。就诗歌的范畴而言,大地品质主要指朴素和真实。殿文诗歌内容的这种大地品质在上面一部分已有论述,在此主要论述他诗歌抒情方式的这一品质。因为,我们认为,当前中国诗坛上的一大批诗人所缺少的正是这一品质,他们那虚假、浮躁、平庸、甚至是带着商业味的抒情,已经把当代中国诗歌推进了深渊,所以,这是一个有着诗学建设意义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前,中国诗歌陷入低迷状态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诗人们主观上要脱离现实的愿望,因为诗人们在要不要关爱现实人生、关注时代社会这一点上并无分歧;而在于当代诗歌客观上脱离了现实这一直接结果。我们认为,这种脱离现实的结果的产生与诗人们的抒情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一大批诗人已经离开了自身的具体处境与感受方式,从而整天去“虚构”、“抽象”出一种现实和情感,让那种骗人的东西塞满他们

的诗歌。在这些诗人的诗学观念里，诗歌抒情的基点已由情感与道义转而变成了智力与知识，诗歌似乎已跟情感和道义无关。本来，8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中语言意识的自觉和强调是诗歌的一件幸事，但对语言的过分强调（“诗从语言开始”）极容易使大家都变成语言本体论者，并让人们最终相信语言先于存在，因而诗歌创作的全部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最终把诗人们都变成了语言的自恋者，让他们的言说变得迷惘软弱、犹疑飘忽、晦暗艰涩，其意义在呈现的过程中便被自身消解；这类诗歌的抒情也因此而失去了真实的震撼力，因为它走的是用语言赞美语言，用语言创造语言，同时也用语言消解语言的道路。

殿文在这一点上是传统的，他依然坚持着诗歌的创作与抒情应该从情感与人格开始这一原则。他认为诗歌创作应该相应地加强抒情性，但必须是在情感和人格基础上产生的抒情：

是什么让我在这里尽情地歌唱/呵，我的鸟儿/我的岩石上的红土和森林/我的天空下、群山中飞越而过的溪水/我们紧紧偎依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是谁恩赐鹰的高空的舞蹈/是谁铺开的无边的草场/让我们在大地的高处/艰难地寻找飞离的翅膀//高原啊！你这人类的先祖/我受用你繁衍的溪水和果实/滋润我放歌的喉嗓/高原呀！究竟/从你心上流出的山歌/要把我荡涤成什么模样/…

——《是什么让我在这里尽情地歌唱》

你是一棵树/你要有粗壮的根/你要开花/你要结果//你

的根应该长在我的心上/我用泪水浇灌你/我用心血温暖你//我是你的土地/我的心很大/我的心是你的天空//你的花朵是我的云彩/你的果子是我的星月/你的秋天是我的阳光//你应该长在我的心上/你应该用有力的根/紧紧抱住我——//当你的根撕裂我的心脏/我的欢乐开在你的花心/我的幸福结在你的果里//夜晚消失之后/没有眼睛的树啊——/我又是你的另一片星空。

——《你是一棵树》

收入这本集子的绝大多数诗篇都是在这一立场上抒写自己的情感的。在这里,诗歌写作的语言学本体论倾向得到了一种反拨,诗歌的抒情要素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表现。因为如前所述,这样的诗歌写作更多地是依据情感和道义的,它贴近人格本身,因而也是贴近诗人的生存处境、贴近现实生活的写作。它为那种空无一物的抒情填充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感性强度。在这种诗歌写作中,树就是树,河流就是河流,庄稼就是庄稼,花朵就是花朵,它们真实、朴素,充满了内容,就象某个下午你在田野或山岗上所遇见的那样,它们虽然不直接生长在大地之上,但是它们在诗人的情感和文字中同样获得了大地的养育,获得了大地那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这类诗歌中,这些诗的意象之物们共同抗拒着一切来自诗人们的主观臆想,它们在诗人的情感世界中自我生长着,它们拒绝任何诗人去抽干它们自身作为大地之物所具有的品性,更拒绝那种把它们仅仅当做某种文化符号的理性式的技术操作。这些努力是富有意义和建设性的,特别是在诗歌越

来越变成某种智力游戏的今天，它警醒着人们，传统中有些极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是一些最本质的东西，正在我们不成熟的追求中渐渐被遗忘。

三 来自大地的质问

我知道我看不见你/我知道我摸不着你/你把我藏在伸手
不见五指的地方/让爱着我的人们找不到我/你这朵见不得阳
光的黑色的玫瑰啊/我要把你连根拔起/让你在失去水分的星
光里枯萎

——《夜晚与玫瑰》

殿文的诗歌是一首首情感的颂歌，它们源于这宽广的大地，并因此而秉承了大地的品性，成为一种原汁原味的诗歌。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些诗歌也并不是一味地简单放歌，如是那样，将会让人们极容易联想到矫情和虚伪。在这些诗歌中，除了歌唱外还有一种深深的反思与质问，它们大多与殿文诗歌的“寻找”之路有关。他在这条诗歌之路上的跋涉是极其艰难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在这无垠的大地上寻得“母亲”和“故乡”。这一目的注定了他必须长途跋涉，必须挚着专一，也注定了寻找的他最终将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者。

“累”是流浪之人最直接也最深刻的感受，于是诗人有了取名为《累》的诗：“累是树，累是小树的成长/我把树砍倒，我躺在树上休息//累是休息，累是被子压在身上/我掀开被子，我爬出被子坐在床上//…累是手，累是把手伸向果实/我摘下

果实，我剥开果实里的花朵//累是花朵，累是花朵开在树上……”。

流浪与寻找也不仅仅只是双脚越过千山万水，在这份艰难与痛苦中，流浪者的思想更是因为那个远处的期望的不可到达性而变得沉重而且丰富，于是诗人有了那思考的诗篇。在组诗《原因三种》中，诗人思考着必然与偶然这一命运中的哲学问题：“风越过天空，风闯进山谷/风钻过树梢，最后进入屋内/水爬出地面，水跑过小溪/水纵进水库，最后流入口中//这些都与缺口有关/与缺口的大小无关/没有什么能失去缺口/没有什么能躲过缺口……”（《与缺口有关》）；“与高处的存在一样/一切存在都很自然/与高处的消失一样/一切消失都很合理//假如没有高处/假如失去高处/我当然无法站立/也无法躺倒”（《与高处有关》）。

这一类诗歌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逃避一块石头和一个小孩的手》、《想念一个人》、《立在千年的坟场》等。阅读这些诗歌时我感到了一种毒气，它们深深渗入了我平庸的心灵，让我这颗近乎干枯的心因此而颤抖。这里所说的毒气是指殿文思考的深刻、冷静、独特而又不失诗性，而不是指其他。殿文在写这类感触时，全然不顾及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欣赏习惯，他要做的，就是要真实地记录下大地上孤独的寻路者的心路历程。这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了殿文作为诗人的可贵品质。

艰难的寻找之路上，殿文已经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我们希望他能永远坚持，把这路走得更宽更远。

1999.10.5